

海姑娘



儿 童 科 学 文 艺 丛 书

海姑娘

郑文光



上海人民出版



内 容 提 要

这本书里有三篇科学幻想小说。《女排7号》写一个女子排球队在决赛中被对方打得惨败，可是在第二天表演赛中却反败为胜，原来这个队新增加了一个7号运动员，她的精彩表演博得了满场的掌声。这个7号究竟是什么人呢？《荒野奇珍》写一家人在荒野里捡了一件宝贝，把它当作神物供奉起来，两个少先队员用巧妙的方法取出后，送到科学部门鉴定，结果是一个惊人的奇怪的发现……。《海姑娘》写的是几个孩子利用生物物理学家试制成的人工鳃潜入深水发现海底秘密的故事。这些科学幻想小说能启发少年读者的思考，提高他们对科学的兴趣和认识。

封 面：胡 焕 然 黄 毅 民

插 图：欧阳新义 胡 焕 然

儿童科学文艺丛书

海 姑 娘

郑 文 光

*

科 学 普 遍 出 版 社 出 版（北京白石桥紫竹院公园内）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北京大兴诸营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毫米1/24 印张：3 字数：43千字。

1979年10月第1版 1982年4月第3次印刷

印数：25,001—246,000册 定价：0.24元

统一书号：13051·1015 本社书号：0015

编 者 的 话

这是一套以小学中高年级学生为主要对象的科学文艺丛书。它通过各种文艺形式，生动活泼、形象有趣地介绍各种自然科学知识、科学成就，描述科学发展的绚丽远景；帮助儿童认识世界，启迪智慧，开阔视野，逐步树立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引导儿童从小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立志攀登科学高峰，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祖国而勤奋学习。

本丛书题材广阔，从蚂蚁蜜蜂到恐龙巨象，从石刀石斧到火箭飞船，从基本粒子到宇宙星空等，均有介绍。体裁也是多样的，如科学故事、科学幻想小说、科学童话、科学曲艺、科学散文、科学诗歌、科学小品等等。

这套丛书是由江苏人民出版社、福建人民出版社、科学普及出版社编辑出版的。我们热切希望广大读者和作者，特别是科学工作者、教育工作者，协助我们出好这套丛书，积极提出批评和建议，踊跃写稿，使这套丛书成为儿童喜爱的读物。

写 在 前 面

亲爱的少年读者们，这儿的三篇科学幻想小说，是我为你们写的。

我已经是一个“大人”，而且是一个很不小的“大人”了。但是，我还同你们一样，常常喜欢幻想。当然，我不是幻想自己忽然长出一双翅膀，飞到月亮去看嫦娥在广寒宫里跳舞，我是在幻想科学——一点儿也不假。我想的是：科学发展这么神速，将要把我们周围的生活，改变成什么样子？将要把我们的祖国，推进到一个什么样的时代？

没有幻想，就没有科学。如果人们不曾幻想过千里眼顺风耳、上天下海，会有今天的电视传真、无线电话、宇宙航行、潜艇……吗？如果人类禁锢自己的幻想，他就不能迈开脚步，也许今天我们还处在茹毛饮血的原始时代。

这里三篇科学幻想小说，分别提出了智能机器人、“外星人”和人工鳃这样的三个科学问题。自然，这里写的只是“幻想”，然而它们是科学的幻想，也就是说，它们是有一定的科学根据的。它们决不是胡思乱想。同时，它们又都有一定的故事性。因此，我衷心希望，小读者能够喜欢它们，同时，又在阅读它们的时候获得一些知识，一些启发，受到一定的教益。

目 录

写在前面

女排 7 号..... 1

荒野奇珍.....10

秀妞儿——宝贝——小山子——计谋——莫名其妙的花纹——

“宝贝”是什么？——“天外来人”的遗物？

海姑娘.....32

安徒生的童话——一个神情严肃的人——黑塑料包的秘密——

人工鳃——花瓶——出远海——沉船

女排7号



星期天一大早，同院的马小哲就把我喊醒了：“走啊，小全，看排球去——八一女排对青年女排的表演赛。”

他手里扬着两张蓝色的票子，就象两只美丽的小蝴蝶在我头上翩翩起舞。我推开他的手：

“去，去！我昨晚看的决赛！三比一——青年队输得一塌糊涂，还表演什么！”

马小哲硬是把我揪起来，笑嘻嘻地说：

“今天是表——演——赛！懂吗？听说有个什么7号，昨天没上场，今天要露一手啦。”

“去，去，什么好手！决赛中不拿出来，这会儿还表演什么呀？”

不过我还是起了床。我倒不是希图看什么表演赛，而是，一看，太阳已经晒在窗棂上了。

就着我吃早饭的功夫，马小哲凑在我耳朵边，神秘地说：

“你猜这两张票是怎么来的？是我爸的老朋友‘王工’派人捎来的，说这个女排7号呀，是他亲自培养出来的呱呱叫的好手……”

“什么‘王工’？”

“就是王工程师呗。你见过的，常到我们家来，就那个，那个高高的……”

我打断了他的话说：“他不是个电子工程师吗？他怎么会培养排球运动员？”

我这几个连珠炮般的问题把马小哲打得晕头转向。可我自己，也激起了好奇心。“走，”我把碗筷一推，披上衣服，说：“看看你的女排7号去！”

表演赛还没开始，观众席可都差不多坐满了。双方运动员也已经进场，正练球呢。可是我来回看了半天，也只看见青年队仅有五个人：2、3、4、5、6号。那个大名鼎鼎的7号在哪儿呢？

还是马小哲眼尖，指点着：

“喏，在那边，你看，‘王工’正给她说什么呢！”

“去你的吧！‘王工’又不是排球教练，比赛前要他说道什么呀？”

但是马小哲并没有说错，那个戴眼镜、头发灰白、又瘦又高的不正是王工程师吗！一个样子十分严肃的短发姑娘坐在他旁边，她的脊背斜对着我们，正是7号。

这是个什么宝贝7号？有这么大能耐为什么昨晚决赛时不上场？我正胡思乱想呢，球赛开始了。正好是7号头一个发球。她左手把球向上抛，右手轻轻一击，球就到了对方阵地。这种发球，太一般了，也没有什

么出色的。再细看看这个女球员，也看不出有什么特别起眼的地方，个头、体格跟别的运动员也差不多，只是一双眼睛特别大，又黑又亮。

唔，我们等着瞧吧。

八一女队立刻组织进攻，二传之后，一个猛扣，但是叫青年女队封住了网。好，又组织进攻，这次是小快板，球擦着青年队5号的手指尖儿滑出界外，眼看要落地了，却想不到7号猛地往前一蹿，来一个漂亮的鱼跃，硬是把离地面只差半米的球一挑，挑到对方阵地上去了。

满场的这个掌声啊！……这个7号的确不凡！刚才那个界外球，离她的站位足足有七、八米远呢，谁也没看清她是怎么蹿过去的。而且，球一救起，她马上一个鲤鱼打挺，又回到自己的原位置上了。她的脸部，一点表情也没有，似乎满场的掌声、喝彩声跟她毫无关系似的。只有那



双炯炯发光的大眼睛始终盯着球儿转。

“不错吧？”马小哲又凑到我耳朵边说：“这7号……”

我只得承认，这个运动员的确不同寻常。但是我总在纳闷，这位女排7号为什么不参加决赛呢？

青年队的发球权还是丢掉了，因为2号“持球”。

现在是八一队发球，球发得漂亮，是一种所谓飘球，直蹦上老高老高的，然后飘飘落下。接这种球，一不当心就“持球”。但是这时发生了意料不到的事：青年女排的五个队员蓦地散开了，站在后排的7号，竟然在离网足足有三米远的地方跃起直接扣球，力气又那么大，球在网的上部被绊了一下，终于滚过去了。

又是满场的掌声！这一手，太漂亮了。

人声嘈杂，大家都在议论，都在夸这个7号，这是一个反应多么灵活而又膂力过人的运动员啊，男排中这样的运动员也是少有的。

青年队已经得了七分，可是八一队只得到一分，还是赢在青年队5号把球扣到界外去的。总而言之，八一队没有赢一个球——我说赢球，是指靠自己进攻得分的。靠对方的失误，不算在内。

马小哲也看出门道了，他悄悄说：“无论什么球，落到7号手里，都丢不了。”

等到7号上了前排，那就更清楚了，对方任何扣球，碰到她那双大手上，就象撞到一堵墙上那样，立刻就被稳稳弹回去。有一回，八一队的队员做了个要扣球的假动作，却轻轻把球向上一挑，球儿眼看就要落在7号的头上了，却不承想她稍稍把脑袋一歪，使劲儿把这球反扣过去，又得一分。



“真了不起，啊，了不起！”马小哲看得呆了，一个劲儿说。我隔壁一个老球迷模样的大叔看得眼都发直了，他嚷了起来：“我看了三十年排球啦，没见过这样棒的运动员！”

第一局青年队赢了：15:3。

第二局八一队也不见得好一点儿。它换上几个一米九的队员，扣球就象从头顶上往下压，青年队别的队员都拦不住网了，但是那个7号啊，她不管在什么位置上，都能顺顺当当地把球救起。而且奇怪的是，她救起的球，从来不传给自己人，而是稳稳当当地直接送到对方阵地上。



“唔，这里边一定有点什么古怪地方。”我在想。“没准儿这个7号是青年队打哪儿借来的，她还不大愿意跟别的队员合作哩。”

我越想，越觉得自己猜得正确。在我看来，借一个别队的队员来为自己赢球，那是很不光彩的，哪怕是“表演赛”。可是我又产生了一个新的疑团：排球联赛中，什么队有这么一个运动员却又不肯拿出来呀？这个7号啊，莫非是……从月亮上来的？

我正想着，却没看清楚一个球：它经过八一队一个球员猛扣，斜落在青年队一方的界线上。7号正立在旁边，但是她却十分反常，本来一伸手就可以托起来的，

但是她不，她的眼睛瞪得大大的，看球落下去。

主裁判判八一队得分，但是副裁判反对了：“界外球！”

于是宣布暂停，观众也争执起来了。有的说是界外球，有的说它正好压在界线上，两个裁判凑在一起讨论，谁也说服不了谁。这时只见王工程师走进场来把7号带走了。我猜想青年队要换人。可是一把7号换下去，她们准得输。我们正议论得热烈呢，主裁判吹哨子了，然后在扩音器里说：

“观众同志们请安静，马上要放映刚才这球的慢动作电影……”

说放就放，场上电灯暗下来了。在记分牌旁，本来就有一块雪白的墙壁，电影就放映在上面。

八一队那个一米九的队员紧紧抿着嘴唇，慢慢腾空，手在网上差不多一米的高处压下去，球斜斜地往下飘了，因为是慢动作，看得特别清楚，这球快要落到地上了，但是当它贴到地面时，果然是界外球，但离界线大约只有两厘米。

电影就这么停住了，仿佛一幅大幻灯片，全场都看清楚了。

“界外球！”主裁判通过扩音器用宏亮的声音说。“我刚才错判了。”

满场又鼓起掌来，这次是为裁判勇于改正错误鼓掌。本来嘛，只差两厘米，眼力再好的人，也不容易看清，要不是有电影为证，这场争执不知怎么了结呢。

体育馆的大厅里又通明透亮了。

比赛重新开始，7号却不出来了。换了1号上场。

几乎是全场观众都喊起来：“要7号，7号，7号！”

叫喊声变成有节奏的合唱。只有坐在我旁边的球迷大叔疑惑地说：

“电影是谁拍的呢？”

“那还用问，有摄影师！”马小哲嚷嚷道。

“用望远镜头拍的，要不，电视怎么转播？”我补充说。

“那末，”那个球迷大叔又问。“从什么角度拍的？你们想，7号离开那个球还不到一米远，为什么电影拍不到她？而且，按角度说……”

我明白了，按刚才电影的角度，7号正好挡住落下的球。

这个新发现使我非常激动。

“除非，”球迷大叔迟迟疑疑地说。“除非电影是7号自己拍的。”

“哪有这样的事！”马小哲喊起来，“一边打球，一边还拿个摄影机！”

想必马小哲这话嗓门太大了——他一向是大嗓门儿，要不就是观众里很多人也这样想。球赛又暂停了，只听见扩音器里响着：

“请观众同志们安静！现在我们休息十五分钟，请王家谋工程师讲讲女排7号的秘密。”

转眼间，全场变得出奇地寂静，就象急风骤雨中猛然云散雨收一样。女排7号的秘密！真有一种什么秘密！

球场变成了讲演厅。只见王工程师又把7号领出来了，到会场中间，他叫7号立着，捧着她的头拧呀拧的，竟然把头拧下来了，露出许多电线、晶体片和其他说不上是什么零件。噢，原来是一架机器人！

这年头，大规模集成电路的电子计算机已经不稀罕了。也有一些简单的机器人，例如会下棋或开汽车的自动机器。但是这儿却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一个身手矫捷的排球运动员！

王工程师又把手伸到机器人眼窝里一掏，掏出一个小小的圆盒子。

“这就是自动拍摄的电影！每个球的飞行路径都记录下来，而且它自



己就立刻作出判断：怎么接，怎么拦，或者让它自动出界。这样的运动员是万无一失的！”

噢，我明日了，为什么昨晚的决赛不使用这个7号，这是一个机器人呐，能够用机器人上场来赢人家吗？

王工程师好象直接回答我的问题似的：

“我们的目的当然不是制造一个运动员——这样的运动员一点用途也没有，用来赛球，赢了也不能算数。这次主要是一次试验，看看机器人能否在瞬息万变的球赛中发挥作用。结果大家都知道了，她没有丢过一个球。”王工程师又把机器

人脑袋拧上，装上眼珠，说：“这个机器人，只要改变发给它的指令，它就可以担当别的角色，例如驾驶宇宙飞船，潜入海底，或者进入没有一个消防员能够进入的烈火中救人，在边防军极难生活的风云高山哨所里值勤，等等。总之，人类可以让它到达人类不便于到达的地方；让它去干人类不适合干的事……”

王工程师的讲话被欢呼雷动的掌声打断了，比刚才看女排7号的表演还要热烈，还要激动人心。



秀 妞 儿

这年暑假，我妈（她是个电子工程师）正好搞完一个科研项目，有一个月的休假，就把我带到舅舅家里。

舅舅家住在大山沟里。山坡上，怪石嵯峨兀立，石缝里，偶而挣扎出几株虬蟠苍劲的小松树。不多几户人家疏疏落落散布在七沟八梁上。大自然，在这儿展示出它的全部雄浑、朴素和壮丽。

舅舅家有一个女孩子，也是十二岁，和我同年，说不上是我的表姐还是表妹。我俩比过高低，身材也差不多是一样的。但是秀妞儿（这是她的名字）远比我灵巧和麻利。我到底是城里来的，爬不惯那坑坑洼洼的山坡。可是她却象一头羚羊一样，转眼间就蹦跳到高坡之上，还扯开那尖尖的嗓子喊：“大屯儿（这是我的名字），上来呀，磨蹭个什么呢？”可是，等我呼哧呼哧地爬到她刚刚站立过的大石头上，她兴许又在山坡的

那一面喊开了：“大屯儿，我说，你不能快一点儿吗？”

还快一点？我差点儿没给噎住气了呢！

可是你没法跟这个秀妞儿生气。在这荒山野岭之中，她就象鱼儿在大海里一样，多么悠然自得！而且她又象变魔术似的，不是从松树桤杈上突然逮住个小松鼠，就是从石头缝里捡出只野鸽蛋。她跟我们学校里那些个女同学可不一样。那些女同学们，看见条毛毛虫也要尖声叫上半天。可是秀妞儿，有一回竟把一条狼给吓跑了——那是我听说的，她从山上拾柴火回来，路上遇见一只很大的狼。天色昏黑，前后左右都没有人。她放下柴担，扬起了斧子。狼咆哮着，但是没敢扑上来。僵持了半个小时，她忽然打个唿哨，往前一冲，那条狼愣了一下，反转身，逃个没影儿。

“大屯儿，歇歇吧。”总算她开恩，让我在一块大青石上坐下，喘了喘气。

“多练练腿，就会好的。”她还安慰我呢。“过几天，我带你到‘遗址’去看看！”

“什么‘椅子’？”

她笑得前仰后合。

“你没听说过古代文化遗址吗？考古队可在我们这儿折腾了好几年，把那边的半面坡都挖开了。”

“哦，要找矿！”我恍然大悟地说。

“我说什么来着？”她板起了脸孔。“我说的是考古队，不是地质队！地质队才是找矿的，考古队嘛，找，找……”

“许是找珍珠宝贝吧！”我热心地说。